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述评

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

□刘绪才

在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变的道路上,中国内陆地区所发生的多个社会层面上旧传统与新观念的摩擦、碰撞、消解乃至融合是已被当代文学史确认了的重要创作题材。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内蒙古,新世纪以来区域经济转型、民族文化发展、新型民族关系建构、生态文明的建设等系列重大问题的现实主义叙事还有待文学艺术工作者进一步关注。事实上,作家将社会发展的现实与经验置换为文学形象,不仅仅是文学创作的需要,更是留置历史的一种方式。文艺工作者蘸染着民族历史与现实的底色,书写新时代的乡土内蒙古,发掘、展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的变化、转型,继而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生存经验、伦理变化、价值重构等问题,构成了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现实主义叙事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书写路向下,李廷舫的《河套母亲》、王玉水的《山里有棵大树》、张凯的《大风》、肖睿的《生生不息》值得关注。

现实主义的重要任务就是描摹现实,对现实的呈现是现实主义的重要内容。新时代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应该真实地为时代画像,承担部分民族志的任务。这样的创作既关涉作家的现实主义创作经验,又是对其历史观的挑战。李廷舫的《河套母亲》、王玉水的《山里有棵大树》是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的文学创作,二者在展现地方性知识、言说地方历史、塑造时代人物群像、展现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等方面有一定的特色。前者以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内蒙古河套大地发生的系列重要事件,如走西口、傅作义抗战、地下党活动等为主线,围绕河套平原石三圪斗这一户农家在历史风云中的生存遭际,塑造了白三女、郝雨润、宋鲜鲜等勤劳、坚韧的河套女性形象,既细腻地呈现了河套平原的风土人情,又深刻表现了河套女性伟大而朴素的坚韧品格。后者则以近乎传奇的讲述为读者塑造了张槐树这一个并不是大英雄的“英雄”形象。这两部作品共同的特点都是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地方性知

识的表现,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背景,依据生活和事件的真实较好地刻画人物形象,既不拔高也不溢美,体现了依据生活真实塑造文学典型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

当然,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任务并不是简单地描摹现实、呈现现实,还应该追问现实的真实性,与现实对话,深层次地探寻现实,体现历史的结构与发展规律。

张凯的《大风》以内蒙古鄂尔多斯“康巴什”为背景,围绕着一个小村子里“土地与农民”的故事展现了近几十年农村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系列问题。作者说“如今很多失地农民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夹缝中讨生活,他们的生存现状和未来走向,引人关注,令人忧思”。题目“大风”的含义是多向度的,既可是自然症候,又能指社会症候,当然还可能含有其他的理解。作者围绕着土地(还可理解为财富)与农民的存在关系设置了三个层面的文本内容,一是经济伦理层面,一是生态伦理层面,一是社会伦理层面。随着三个层面的文本内容层递进行,张凯尝试着对上面的问题进行回答。

作家处理题材很巧妙,让牛蛋这一人物成为叙事者,采用儿童视角,很好地纯化了意义混沌的诸多情节,保障了故事的线性发展,明确了叙事态度。但是,在保障意义的表达边界的同时,相应地偏置了对题材的其他深层次意义的探究。有评论家关注到了小说对这一社会过程中人性、人性沉浮的表达,但这仅仅是围绕着土地与农民关系衍生出来的第三层面的意义,作者借对题材组合增值后乡村伦理意义的过度关注,回避了对第一层面即经济伦理层面出现的现实性问题的回应,如对一

些特定情节——禁牧时农民把羊染成绿色、“响大麻炮”甚至“燃放烟火”等——的戏剧化处理并没有真正触及事件的焦点。当一部作品戏剧化处理现实时,文本主题的现实意义肯定会大打折扣。更为值得关注的是,将牛蛋的爷爷这一角色作为社会转型中的价值判断的“定盘星”、“度量衡”,无论这位老者多么睿智,甚或传奇,都不能遮蔽作者对现实评判体系的无视。传统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往往是以土地被剥离使用权的传统农民的出局为代价,无论是禁牧、城镇化还是乍富的农民放贷,真正损失的还是这个庞大的群体。回避对这一现实性问题的回答,不得不说是这部优秀作品的遗憾。事实上,这也是当下中国乡土题材文学创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肖睿的《生生不息》则是依托“治沙”题材来叙述人的生存选择、探询人的生存价值的作品。土地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癌症”,在治理这一地球病症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斗争被放大,在缔造与恢复地球生态文明的历程中,治沙过程体现人类的坚守、坚忍和面对自然困苦的不屈服等品性具备了史诗性的文学书写价值。作品《生生不息》并没有讲述治沙的正面战场,而是如封面所言讲述“三代蒙古女人和一座沙漠的悲情史诗”、“一部关于信仰、坚守和爱的沙漠奇书”。在这部作品中,作者表达的重心并不在单纯的治沙这一意义层面,而是在文本延伸的意义上将沙漠虚化为一种人类的生存环境,重点讲述在这个生存环境里发生关乎人性、关乎生存的故事。

肖睿让蒙古族女性阿茹娜成为故事的中心,通过阿茹娜串联起蒙古族汉子巴根,以及

这一对夫妻的子子孙孙。作者并未赋予阿茹娜与巴根的治沙行为一种先验的高尚与伟大,他们治沙的动因仅仅是因为不想让自己的子孙后代生活在这样一个黄沙漫天的恶劣环境中。简单、纯粹的治沙动机让后面发生的故事充满了多种可能。作品用跳跃的叙事视角打破了线性叙事的限制,将历史的风云嫁接在人物故事中,让这个家族的四代人成为了历史发展的参与者与见证人。作者在保证故事完整性与传奇性的基础上,依靠叙事视点的转换,让时空交错、场景移位、情节混杂而又互补,整体叙事风貌因此像一幅主题鲜明但色彩混杂的油画。作者在尊重现实生活的故事发展逻辑的同时,通过刻意的情节编排,让笔下的故事细节与氛围无视文本的空间限制,遥相呼应,将现实生活的逻辑关系与文本空间组合中的逻辑关系混搭,使得故事拼接别有特色。尊重现实生活的内在逻辑,又充分调动艺术加工的非线性空间拼接的技巧,这充分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包容力。从艺术性的角度而言,讲述乡土故事不正需要将传统的现实主义叙事风度与现代叙事风范融合吗?

在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中,我认为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高度,重点表现各时段内蒙古人民在各个领域内的生活状况,要具有正确的历史观与现实判断,将国家、民族的发展意志与个体的现实体认结合,努力展现现实主义的广度。同时,还要努力发掘题材深层的现实主义价值,直面现实,探寻现实的深层真实,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在艺术上,要将现实主义的叙事风度与现代主义的技巧结合,真正激活新时代乡土内蒙古的现实主义叙事价值。

我一直比较关注内蒙古的散文创作。我以为,内蒙古的散文,已经形成了一支在国内有影响并且有自己特色的创作群体。尤其是近几年以来,散文创作稳步提升,人才辈出,已经成为内蒙古文学格局中的一个亮点,相继涌现了艾平、杨瑛(蒙古族)、苏莉(达斡尔族)、安宁、韩伟林(蒙古族)、照日格图(蒙古族)、陈萨日娜(蒙古族)等一批风格各异、特色鲜明,并在国内散文界产生影响的散文作家。诗人出身的艾平,她的散文诗意饱满、情感浓郁、水乳交融,尤其是对故乡呼伦贝尔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描绘,对蒙古族当下与历史的感知,真切而让人心动。杨瑛的散文富有文化品位,作品《河流》、《春光里的老人》、《繁华,不过是一掬细沙》,对故乡风土与文化的思考,给人新意和感动。苏莉的散文更多依托自己身边的生活,《万物的样子》从中能发现哲理和情趣,让人思考庸常日子的存在意义。安宁的散文具有批判意识,如《乡村女人素描》、《在我们的村庄里》、《走亲戚》,她对故土对世俗生活的敏感与反省都有鲜明的当代性。照日格图与陈萨日娜是为数不多的用母语和汉语两种语言写作的散文作家。她们对草原生活场景的真实而又细腻的描摹和充满忧伤的回忆,《怀念一株草》对民族传统的珍视和对亲情的怀恋,《爸爸和他的四胡》让我印象深刻,也深深地感染了我。还有一位89后网名叫心柔的散文作者,她的文字有网络文学的特征,朴素而清新,《岁月很长,不必慌张》直指青春与成长,受到年轻网络读者的喜爱。

内蒙古自治区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奖入围和获奖的几篇散文也都各有特色,而最让我欣喜的是韩伟林的《口子上》,我将它称之为文化散文或历史散文。一般来说,这类散文很容易陷入或局限于史籍的枯燥引用或繁琐考证,而韩伟林的创作是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他往往以某个历史场景、历史人物或者历史事件为依托和视点,将地理、人文、历史与现实的变迁进行观照和对应,并融入自己的独立思考与情感,给遥远尘封的历史以温度。所以,读韩伟林的散文既是一种怀古,也是一种与历史和人文的心灵对话。《口子上》是以位于今天的内蒙古与山西交界,也是曾经的北元和明朝的分界点的小村庄——口子上为起点,揭开了这片土地上发生的600多年前的往事,以及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民族的交融和相互之间的影响。作者非常善于挖掘并再现历史细部,以文学家的笔触深入历史人物的内心,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和设想历史的某些矛盾和必然,感受人物在历史进程中的位置和作用。比如他的《寻找准格尔》,还有《汗的号令》等等,都给人历史之外的另一种解读。

高云峰的散文《为苦难而生的母亲》是一篇饱含深情的作品,散文写作中怀念母亲的文字很多,但是能把母亲的形象写得如此生动饱满,并不多见。散文重点写了母亲在绝境中的坚强和隐忍,在家庭破碎后独自肩负起养家育子的责任,尤其是展现了母亲身上的中国传统美德,善良和大爱之心。散文可以说写足了母亲面对绝境的坚韧和勇敢,在儿子的心目中,母亲既是母亲,更是女人,她有坚强的令人敬佩敬重的一面,也有柔弱的让人心酸心碎的时刻,这或许才是一个真实完整的也是我们所说的伟大母亲形象。

李亚强的散文《夜晚》写的是当代都市年轻人的生存状态。他们游走、迁徙、奔波、漂泊,寻找并试图确认自己的身份和位置,对未来既抱有希望,又常常不知所措。这便是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和小人物的处境,就如同标题“夜晚”所隐喻和指涉的那样,作品准确地把握了年轻人的心态,他们的困惑,他们的摸索,他们的艰辛,还有他们对未来的迷茫和希望。

还有几位作家的散文虽然没能获奖,但都各有特点,其中有王鹏瑞的《读白石老人画鼠想到的》,安宁的《走亲戚》,易明的《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苏华的《圈子的魔力》,刘泷的《那头毛色黧黑的羸牛》等。《读白石老人画鼠想到的》从齐白石画鼠谈起,联想到鲁迅先生对鼠的偏爱,由此从对鼠的厌恶转化为对鼠的好感,并引发了一系列的思考。作者通过自己的生活经历与艺术经验、阅读经验的转换和升华,阐释了文学和艺术对生活、对人性的影响和超越。安宁的《走亲戚》是一篇有影响力的散文,作品写得很尖锐,直指乡村亲情和伦理的虚伪,从这一点上来说,作者非常有勇气,也有自己的思考。但是从作者的叙述当中每每感觉到的却是尖酸和刻薄,甚至傲慢。我们知道,乡村是中国传统伦理的最后之地,现代性与商业化对它的改变是摧毁性的,在这一点上作者并没有更深入的挖掘,因而总显得作者的文字与观点的无力和空洞。所以,我更喜欢她的《凤》、《外乡人》、《野草》等这些带有悲悯和情怀的作品。相较《走亲戚》,易明的《有一种爱情,叫相濡以沫》则是一篇有温度的作品。作者写父母之间永不分离的爱和体贴,非常细腻、有趣和感人,它让我们相信人世间还是存在岁月无法磨灭的永不褪色的夫妻之爱。

总体考察这届索龙嘎奖的散文获奖作品,从作者的年龄上看,囊括了“60后”、“70后”和“80后”三个代际的作家,这三个年龄段相对来说也是最活跃、最容易出作品的阶段。作品的题材也相对多样化,既有专注历史人文的文化散文,也有表达亲情爱情的抒情性散文,还有思考和表现青年人生存状况的作品。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内蒙古的散文创作还缺少有分量的关注社会和贴近时代的力作,这也是当下国内散文创作领域普遍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作为从内蒙古走出来的文学评论人,我特别希望表现内蒙古草原风情和深刻反映草原现实的力作出现。我们知道,新疆有刘亮程和李娟,他们对新疆的描述,对各民族文化和生活的书写,有独特的社会价值和审美价值,成为了新疆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前文中我提到的艾平、杨瑛、苏莉、安宁等已经写出了在一定程度上代表内蒙古散文水准和特色的作品,这都是可喜的现象和成绩,但我认为,内蒙古的散文创作还有更大的上升空间,内蒙古这片神奇的大地,丰富的自然和历史人文景观,多种多样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还有老一辈作家们积累和留下的创作经验和文学遗产,这些都是内蒙古文学提供了丰厚的创作资源和新的可能性,对此我既充满信心,也充满期待。

见证时代
内蒙古第十二届文学创作“索龙嘎”奖报告文学作品印象

□ 敦勒川



辽阔草原有诗香

□斯日古楞

获得第十二届索龙嘎文学奖诗歌类奖项计有5人。三位蒙古文诗歌奖的作品尤其突出,索·额尔登的《大丝路》、照·哈斯乌拉的《别力古台》、那·斯木台德的《内蒙古女儿》,主题宏大鲜明,既体现了对传统诗歌的传承,是史诗般英雄主义的抒写,又是在当下社会形态中的创新与发展。

本届汉文诗歌奖,被两位女诗人领取。在内蒙古,活跃着一大群女诗人,尽管她们的诗歌风格不同,但质量水平都很优秀。远心和蒋雨含能获此殊荣,也是众望所归。

远心的《女人和她的马》标志着她诗歌创作的新高度、新里程。她以自己特有的草原情节,巩固了自己的诗歌领地。尽管草原上的诗人们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在作品中表现女性,表现骏马,但是,远心的“女人”与“马”,又一定是不同于他人的女人和马。

在《乌吉斯古楞》的开篇:“没有花,女人和她的马/马和颈鬃/布在展架,我试图挂上你的名字”。直接切入点出草原女人与花的关联。没有花,难道这个乌吉斯古楞就不是花?反过来说,这又映衬了这女人一定是花,是娇是美。女人不在现场,不在也无妨,那么“我试图挂上你的名字”。立意之高,有现实感又不失神秘。诗性一下子被抓住,并提升起来,引发你的联想,“渴望亲密,从这里,闯入/闯入者被阳光照射/躲避高层大楼的阴影”。这是写诗中的女人,还是写诗外的自己,是赞扬的超脱,还是想从生活的细碎中突围。这是对诗歌精神的实践,不言自明。这不太像女性诗人的言情,有大志更有大悟。接下来,读细节上的小小灵动,“云霞浸透伊敏河水/小鸟从袍子里飞出/瞬间,时间的切面,稍纵即逝”。请注意这小鸟的飞出,如此的玲珑,仅仅在这飞出的一下子,让该动的事物都动了起来,波澜不惊,岁月就这么沧桑着,诗魔幻了一下,心有那么一点儿纠结。因而“魂定/听见了翅膀的声音/划过浩荡苍穹”。从女人,马,进而羽化进而飞翔,是写草原女人和马,还是暗喻什么?或许就是写诗人自己——所有的生命,都渴望自由,天地之间,这才是最大的写实。抒怀到了这个份儿,就是真情告白。

远心不愧为文学博士,诗语深邃、干练,有张力,直抵要义,不拖泥带水,在诗中多有体现。如“停顿在你永远不会转角之所/把我变成平面,折叠/牵一匹马,挤进两堵墙的交界/抱着第三只眼睛睡去”(《抱着第三只眼睛睡去》);如“一只脚丈量大地/另一只脚陷入回忆和怀疑,快乐重构”(《草原部落》);如“弯弓射鹰的梦中草原/劲风贴地/草秆摇颤/嘶哑苍凉的马头琴音/醉酒师傅苍茫中对话苍天”(《弯弓在弦》)。真亦假来假亦真,琴、酒、人、马交融混合在一个氛围中,让你觉得就是刚刚才从这其中走出来。你又会一惊酒醒,哦,刚才那是萨满在向我们昭示了什么吗?还有,“在冬天草原,荒凉的戈壁之海,跳上萨满的银盘”(《背光的雪山》),“你化成了冰,冰孵化了卵,卵在蓝星星之围”(《那一刻》)。看《隐约隐约》:“……我安静下

来/等待,一切发生/阴山内部的水路/湮灭一切/从未有过的/隐约隐约”。远心把虚幻反转为实在,诗就有了不即不离若即若离的效果。这是对当下新诗写作的探索,却需要扎实的功底。

蒋雨含的诗,多以爱情、亲情、乡情的方式发声,字里行间透露出成熟女性经历人生,体验生活的思考,这种思考有哲理的元素打底,又是唯美的。蒋雨含在少年时代就发表诗歌,从事媒体工作让她写的诗很注重语言的朴素严谨,不大起大落,却总给你一种言之有理的爽快。她的为人也一如她的诗歌有阳光有热度有内涵。她对创作的体会也非常之磊落——对诗人最好的支持就是认真阅读他的诗。获奖作品《金黄色的疼痛》韵味悠长,带着浓郁金香飘逸。“我疯狂地迷恋着/森林的味道/清新以及微苦/让我幻觉/温暖包容着夜色/渴望永久的拥抱//然而,我在每一条/通向小木屋的路上迷路/始终不能抵达//有时候,我就想/我的内心/是不敢抵达的,不敢。”对于离开故乡多年的蒋雨含而言,呼伦贝尔草原、兴安岭、扎兰屯,都是心中永远的眷恋。诗洒脱自然又深刻,绵绵细雨沁人心脾。静默中的诗人“还有什么比这更伤心——宁愿/一点一滴的翠绿/都碎在秋日的辰光里/血液淌着金黄色的疼痛//——宁愿/相信你一直在/森林深处的灯光里/等着我。”

这诗让你身临其境,不得不一口气读下去,稍有停顿,怕是要迷路。这诗,让你不敢放下,怕流动的时光带走沉思。这诗,触真挚,饱含真情。有时都想流泪,而这种泪又是幸福的。所以把诗冠以“金黄色的疼痛”,而这种疼痛是多么值得收藏。所以蒋雨含在另一首诗《秋的更深处》承接着她不能了却的疼痛,虽然“我从秋的源头赶来/初寒迅速穿透我/顿时艳如山上的叶子”,“索性,静下来/听它看它/能笑的时候笑/能哭的时候哭。”如此的平静和坦然,诗人她当然会被“白森森的往事/再一次打动”,这是一种难以割舍的爱,因此诗人必定进入一个新的境界——“一年一度/我总是在这一时刻复活”,这是一种自觉,且少了那份悲戚。读蒋雨含的诗,最好不要夹杂在诗歌理论中分析,就当是看一个人的生活日记好了,如果有音乐旋律轻轻飘过,会让你入定,让你忘我。虽然疼痛,但不会那么沉重,更不会让你沉沦。而是释怀,是回想,是留恋,是诗情画意般的美轮美奂。诗,能让你读到这些,就一定是好诗。

内蒙古索龙嘎奖诗歌奖之所以能在每一届都推出高水平的作品,应该源于它的诗歌基础。在获奖者的下面,金字塔般集结着一大批好的作品。仅从本届54件参评作品看,在全国大型刊物发表的有12个,包括《人民日报》、《诗刊》、《星星》、《绿风》等,在名省级刊物发表的有11个,而在自治区《草原》文学月刊发表的更是多达12个。这些诗人为内蒙古草原新诗创作的中坚力量,还将保持相当长时间的生命力。我们有理由期望他们走得更远。

读李樱桃的《走进最后的驼村》,仿佛是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微风轻拂、花香淡远,葡萄架下,粗木桌上,一壶茶暖暖地氤氲着,一个老人,轻挥蒲扇,摇头晃脑,娓娓道来,相知相亲而又漫不经心,当年惊心动魄的故事,此时却只有淡淡的回味与感叹。

除了以上两部获奖作品,这次评奖中还有三部作品印象比较深刻。

孙丽萌的《一树怪柳自迎风》,通过巧妙的布局结构和许多真实感人的细节,写出了一个真实却并不完美的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的感人事迹,是一篇有思想的好作品。也许,不完美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马宝山、王存喜、白峰合著的《天地人心》,描写了包头北梁棚户区改造的艰难历程,作者从北梁的历史到拆迁的必要和成功,描绘出一幅拆迁的众生相,从而体现出北梁改造的精神:天地人心,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城镇改造和建设的一个缩影。余要的《一年志愿者 一生志愿旅》,是写在鄂尔多斯召开的第十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志愿者们的故事。因为是他们的亲身经历,所以写得活泼自由、亲切自然、感情深厚,写出了一群年轻志愿者们的真诚和真心,描写了青春的成长,散发着青春的气息。

这几部作品,基本上代表了当下内蒙古报告文学创作的实力与水平,值得欣慰,也值得对他们有更多更高的期待。

谈内蒙古近几年的散文创作
——兴安